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卷七

德清俞樾

晏子春秋

公湎而不聽　諫上

樾謹按此但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湎也湎疑偭字之誤離騷偭規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偭背也公問晏子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偭湎同聲又因本篇言飲酒事遂誤為湎矣

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

樾謹按也當作邪乃詰問之詞古也邪字通用故陸

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即呼爲也並其證矣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詞正與此同

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

樾謹按小爾雅廣言周帀也蓋觴各五獻一帀而止故曰周觴五獻

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

樾謹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約而無告即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無

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字據上文云懷寶鄉有數十
飢氓里有數家以鄉里並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
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
樂有君矣因奪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懷寶乃
壞室之誤說本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此所謂窮約者
即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所謂飢餓者即承飢氓里
有數家而言

命稾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
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橑使足以
畢霖雨

樾謹按孫氏星衍音義曰命稟言給之稟也此說與文義未合又云下云柏則此或臣名說稍近之然亦非也稟乃官名即周官稟人也稟廩古字通耳使之巡行㞢閒有乏食者周給之正廩人之事

令柏巡氓家室不能御者予之金

樾謹按柏亦官名也與上文命稟一律古柏與伯通故漢書古今人表伯與作柏譽伯益作柏益伯封作柏封逢伯陵作逄柏陵是其證也此柏字亦當作伯管子輕重丁篇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然則此所謂伯即左右伯也其職即古之常伯周書立政篇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文選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是古之常伯猶漢之侍中乃近臣也說文支部攸迮也引周書常攸常任攸訓迮有迫近之意是此官名本當作攸伯相兹叚字也發金于民出自內府之藏故使近臣將命焉

巡求與寡用財乏者从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樾謹按从三日而畢五字為句从當作終字之誤也古文終字或作冬廣雅釋詁曰冬覺也冬與从相佀因致誤耳巡求與寡用財乏者終三日而畢若過三日是不用令將治以罪故曰後者若不用令之罪下

文云三日吏告畢上是適如其期無敢後也
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樾謹按三謂三日四謂四日人則以三日爲期士則
稍優容之以四日爲期皆使得辦裝也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
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
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曰元人刻本云職計莫之從士
師莫之從一作職計算之士師算之明沈啟南本與
此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筴之士師筴之念孫按羣書
治要是也筴隸書策字也據下文云請從士師之策

則不作策之明矣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

樾謹按王氏說非也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文義甚明若作筴之則義轉晦矣王氏謂以策書諫無論以策書諫不可僅謂之策且亦豈待令三出而始諫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若令三出而始諫轉病其諫之晚矣蓋晏子原文正作莫之從傳寫奪從字則莫之二字於義未足後人因下文有請從士師之策句以意妄改之或爲筴或爲算禮記仲尼燕居篇注曰策謀也文選運命論注引倉頡曰算計也是策算義相近疑下文請從士師之策或作請從

士師之算後人各據所見本改之耳不作筭而作筴者因策字之形與莫字不類也即此可知原文之作莫矣晏子曰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兩莫之從者而言凡古書之義必求其安未可尊新而厭故也

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

王氏讀書雜志曰立惡本作去惡去惡斯可以禁暴今作立惡則文義反矣羣書治要正作去惡

樾謹按王氏說非也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惡若改立惡爲去惡則上句立愛之文又不可通必

改爲立善始得矣禮記祭義篇立愛自親始教民睦

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愛立惡義與彼同

不當改立爲去羣書治要作去惡乃後人不知立字

之義而妄改之耳

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

機謹按今有之家文義未明上文云景公有男子五

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當云今有車

百乘之之家傳寫奪之耳

置大立少亂之本也

機謹按王氏念孫從羣書治要作置子立少非也下

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讒人之謀
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
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並以長少對言
則此文亦當作置大立少國語周語曰是以小怨置
大德也韋注曰置猶廢也然則置大立少猶云廢大
立少正與廢長立少同義晏子原文疑本作置大立
小亂之本也大與小對猶長與少對也後人因下文
立少字兩見因亦改爲立少耳少小音義並相近故
易淆亂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少退注云少退少避釋
文作小避特牲饋食禮挂於季指注云季小也釋文

作季少並其證也王氏不知少爲小字之誤而反以
證大爲證子失之矣

使史固與祝佗

樾謹按衛祝鮀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衛人
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佞字之誤昭二十年左傳
君奈誅於祝固史嚚此云史固祝佞即彼祝固史嚚
也祝史互錯嚚與佞聲近而誤耳

使君之年長于胡

樾謹按胡者蓋謂齊之先君胡公靜也詩齊譜正義
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諡法保民

耆艾曰胡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爲祝詞而史記乃有見殺之說或傳聞之異不足據也

今君若設文而受諫

樾謹按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爲悅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

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

樾謹按國中之寒者何限必人人衣之以裘勢必無以給之且文王之民老者衣帛而已未聞其衣裘也出裘當作去裘意林作公乃去裘是也公本被狐白之裘聞晏子之言不安於心令左右之人爲之去裘

故曰乃令去裘也發粟與飢寒本作發粟與飢人因去裘誤作出裘遂改飢人爲飢寒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此文又因飢寒二字於文未安於飢寒下增者字皆非晏子原文也文選雪賦注引作以與飢人可據以訂正

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申田疑人名此不然也申田官名也申當爲司史記晉侯世家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古

通用申田即司田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

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

樾謹按晏子問支解人從何軀始而公遽云從寡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矍然曰從之從即縱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

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 諫下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言一妄男子能書記者即成獻矣此說非也一妄男子不可止曰一妄妄疑妾字之誤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滑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

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

樾謹按得字義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趙世家求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㝵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

往往相混

吾細人也皆有葢廬以避燥濕

樾謹按葢乃盍字之誤盍讀爲闔襄十七年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語意與此同

未幾朝韋囧解役而歸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朝韋囧未詳或人名今按韋囧人名朝者召也劉向九歎遠逝篇曰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與昭通故亦與召通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未幾召韋囧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叚朝爲

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朝韋罔三字爲人名則

彼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即不足見晏子匡諫之

功矣

帶球玉而冠且

樾謹按且當作組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

纓

韥嗇非害國家而如何也

樾謹按害下奪治字家下衍而字晏子原文本作非

害治國家如何也古而如通用如何即而何上文公

曰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

也明其與治國家有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作聾瘖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

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

樾謹按流失義不可通閒上篇曰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疑此文流字亦危字之誤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

樾謹按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傳寫奪之耳上章景公登路寢之臺下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皆一時之事

服牛亦夫婦笑非有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

樾謹按笑當爲哭字之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亦而哭之者爲其有利于己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即此意也

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閒字不可通疑閭字之誤然閭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閒字本不誤王氏特以閒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閒與國對文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

津人皆曰何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黿之首

樾謹按若治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黿之首蓋津人始皆驚疑以爲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黿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治子也古治子親殺黿挈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若治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並無治字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

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

樾謹按二語不可曉孫氏解上句曰同爭一桃而節解下句曰宜言不宜夫同爭一桃何節之有且宜言

不宜則節亦言不節兩句豈容異義乎孫說非也古冶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冶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即以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云云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處置二桃即以定已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

君得合而欲多 問上

樾謹按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於王下言合於王合即給也君得合而欲

多謂所得者既給而所求者彌多也

佞不吐愚

樾謹按吐當作咄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易混若賣之爲賣敖之爲敖是也咄者詘之叚字從口從言之字古得相通若詠之爲咏譖之爲噆是也佞不詘愚言不以佞而詘愚也佞者有才辯之稱故與愚相對正與上文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一律

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

樾謹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竄即出其彊域之外也孫氏音義曰雉奔言捷也未

並其旨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君之通稱故五等之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孫氏必以其爵爲疑泥矣

大之事小弱之事强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

樾謹按大之事小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小之事大其說是也彼周者殷之樹國也乃證小事大弱事强之誼言周之初乃殷之樹國耳及周日强大而爲天子則殷且事之矣微子是也正見魯以弱小而不能事强大之失

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

之道也

樾謹按此所謂殷卽宋也宋得稱商則亦得稱殷矣變小孫氏星衍謂疑卽褊小是也變褊音近故叚用耳以遠望魯當作以遠望晉左氏傳所謂魯有佗竟走望在晉也因晉與魯形相似此章又論魯事晉字止此一見淺人不察文義妄改爲魯耳晏子之意蓋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所親者宋所望者晉宋旣小弱不足爲援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此滅國之道也

靡邪順於民

樾謹按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是謂廢置順於民

不爲行以揚聲

樾謹按古爲僞字通用莊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云爲本作僞是也不僞行以揚聲言不僞託高行以揚聲譽

中聽以禁邪

樾謹按聽謂聽訟也古謂聽訟爲聽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曰聽議獄也中聽以禁邪言聽訟得中則足以禁邪也尚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然則

中聽二字葢本於尙書矣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夫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中聽則民安也又曰慢聽厚斂則民散聽與斂並言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

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羣書治要以居字爲君字之誤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義不倫矣古之君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汙所行則潔是謂不權居以爲行

積豐義之養

樾謹按豐義二字誼不可通義當作羡字之誤也羡饒也豐羡猶豐饒矣

地不同生

樾謹按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爲性地不同性卽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羣書治要作宜蓋不知生爲性之叚字而改之未足爲據

吾欲和民親下柰何

樾謹按和民當作和臣下文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焉云云則臣和矣可證此文民字之誤

聞寗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
問下

樾謹按風者聲也風之所至必有聲故文六年左傳曰樹之風聲因而古人即謂聲爲風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風律即聲律也輕重己篇吹壎箎之風猶言壎箎之聲也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高注曰遺風猶遺聲得其義矣此云賢人之風猶賢人之聲也孫氏曰讀如諷非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

樾謹按廉字義不可通疑當作秉說文秝部兼持二禾秉持一禾秉與兼形相佀秉誤爲兼又誤爲廉耳

爾雅釋詁曰秉執也秉政猶言執政景公問晏子人臣執政而能長久其所行何若秉誤爲廉則義不可通矣下文曰廉政而遬亡其行何也誤同

不以威强退人之君

樾謹按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追字之誤若吳人藩衛侯之舍是以威强追人之君矣故晏子以爲諷也

鉏然不滿

樾謹按鉏當爲歁說文欠部歁食不滿从欠甚聲是歁之本義爲食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歁故

日歉然不滿

犞魯國化而爲一心

樾謹按犞當爲撟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撟舉手也故引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撟然而不下索隱云撟舉也撟魯國化而爲一心猶云舉魯國化而爲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舉魯國盡化爲一此作撟彼作舉文異而義同若作犞則不可通矣

夫偪通于君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

樾謹按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

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

諽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樾謹按儉乃歛字之誤上云慢聽厚歛則民散此云謹聽節歛衆民之術也兩文正相應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

樾謹按既靜矣晏以五字文不可通孫云疑有脫誤是也靜字疑當作請聲近而誤晏當作宴聲近形似且本書多晏字少宴字故誤也矣衍字以字當在宴字之上其原文云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句既請以宴句平公問焉蓋饗禮畢後又行宴禮若昭

二十五年左傳宋公享昭子明日宴是也

考兆㞷

樾謹按詩山有樞篇毛傳曰考擊也廣雅釋詁文同此考字亦當訓擊孟子滕文公篇梱屨趙注曰梱猶叩椓也然則考㞷與梱屨同義孫氏訓考爲成猶未得也

蠶桑豢收之處不足 雜上

樾謹按收乃牧字之誤蠶桑豢牧之處不足故下云䌽蠶于燕牧馬于魯也孫氏不知收爲牧之誤反讀豢爲豢失之矣

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樾謹按依猶因也偶讀爲寓古字通用寓猶寄也依物而偶於政者因物而寄於政也若晏子因築臺之事而寄發粟之政是也孫曰言據事而不違于政未得其義

蚤歲溜水至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說文霤屋水流也溜同霤此說非是下文曰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是水之大如此豈屋霤水乎溜疑淄字之誤齊都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淄水大至而爲害也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

樾謹按說苑反質篇作賓主之罪也當從之上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醉而不出以賓言不以主言故刪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爲主人則固不應專罪客矣當從說苑補主字

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

樾謹按豈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公自喜託國之得人故曰我豈過哉吾託國于晏子也如今本則語不

可通矣

公曰善哉知若言

樾謹按知當作如若當作若皆形似而誤也善哉如若言猶云善哉如若所言

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

樾謹按愚者多悔與不肖者自賢兩意不倫說苑雜言篇載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卽本晏子之言疑此文本作愚者自多傳寫奪自字淺人妄補悔字耳

噎而遽掘井

樾謹按掘井與噎無涉說苑雜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

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

樾謹按方乃與字之誤與本作与隸書方字作方相似故誤也與見國之必侵不若死曰與曰不若正相應今誤作方則不可通矣

臣請禳而去

樾謹按句末當有之字說苑辨物篇正作臣請禳而去之

爲禳君鴞而殺之

樾謹按說苑作爲君覊鵠而殺之此文君覊字誤倒

且無令君知之

樾謹按柏常騫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令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苑作且令君知之恭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則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懼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騫比周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

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

樾謹按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

以壽三族者以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亦即能保也說文土部壔保也壽字古作𠷎與壔並從𠷎聲故義亦得通矣

免粟之食飽

樾謹按上云食脫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即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免與脫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膚爲證謂免去即脫去也而未引晏子此文失之

士之一乞也

樾謹按乞當作旣說文皀部旣小食也論語曰不使

勝食旣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古字並通士之一旣
猶云士之一食下文二乞三乞並同故曰嬰無倍人
之行而有參士之食也

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樾謹按荀子哀公篇竊其有益與其無益楊倞注曰
竊宜爲察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釋文曰竊竊崔本作察察葢竊與察一聲之轉廣雅
釋詁曰竊著也釋訓曰察察著也是其聲近義通之
證窮不可竊當作窮不可察言窮極之則反無以察
矣故國不可窮也

召衣冠以迎晏子 外篇重而異者

樾謹按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故此云衣冠以迎王氏念孫謂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穉者誤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四字矣

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

樾謹按毋知有死本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如毋有死者而毋有死也諫上篇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

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誤作知寫者遂移至毋字之下義不可通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樾謹按之字衍文其國以禍四字爲句言國以之而受禍也與上文國受其福相對爲文說詳羣經平議左傳

則無字爲垾矣

樾謹按垾字義不可通疑圻字之誤圻誤爲圩又誤爲垾耳圻者畿之叚字隱元年穀梁傳注天子畿內釋文曰畿本作圻然則圻之通作幾猶圻之通作畿

也田無宇爲圻矣猶曰田無宇爲幾矣問上篇曰田

無宇之後爲幾是其證

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

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

樾謹按今爲人子下不當有臣字蓋衍文也盆成适

之意蓋謂忠孝一也故子胥自忠其君耳而天下之

父母皆願得以爲子矣今爲人子而父母不得合葬

是離散其親戚也親戚謂父母也韓詩外傳親戚既

沒雖欲孝誰爲孝是其證也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

非孝矣非孝即非忠矣故曰足以爲臣乎王氏念孫

不違此意謂有闕文非是

臣何敢槁也

樾謹按此槁字與問下篇犒魯國之犒同爲撟之誤字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晏子言臣何敢撟言臣何敢有所撟拂乎蓋因公忿然作色故云然

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

樾謹按古依隱同聲廣雅釋器曰衣隱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是隱與依聲近誼通此隱字當讀爲依依君之威以自守正與上社鼠之喻相應

由是觀之其無字之後無幾

樾謹按無幾當作爲幾字之誤也問上篇正作田無字之後爲幾可據以訂正

今日吾譏晏子訾猶倮而高橛者也

樾謹按訾乃譬字之誤橛乃撅字之誤高讀爲咎以高爲咎猶以咎爲皋尚書皋陶謨釋文曰皋本作咎是其例也墨子公孟篇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此即倮而咎撅之義倮爲倮體撅者揭衣也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撅鄭注撅揭衣也撅誠不恭倮則更甚故曰譬猶倮而咎撅者也

當此之時民無飢

樾謹按飢下當有者字如今本則文義不足說苑政理篇正作民無飢者

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

樾謹按不周當爲不由廢置不由於君前故爲專也疑古本叚甹櫾之甹爲由其形與古文周字作甹者相近因誤爲周耳

敬見不問其道外篇不合經術者

樾謹按敬字當作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是苟與亟通苟見猶云亟見孟子萬章篇穆公

亟見於子思與此同義亟見而不問其道仲尼所以行也苟字經傳罕見淺人遂加攴作敬耳

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

孫氏星衍音義曰一本道作單非王氏引之曰作單者是也單讀爲癉爾雅癉病也字或作痺大雅板篇毛傳曰癉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路露古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病也

樾謹按王說是矣惟從別本作單而訓爲病事之教似近不詞道乃退字之誤說文辵部退斂也周書曰

我與受其退退事者數事也今微子篇作我與受其敗經傳遂無退字淺人不知其義見上句有路字因妄改爲道字耳

公曰合邑寡人也

樾謹按合邑無義下文公曰邑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雖使邑君於法不宜殺也邑上並無合字合疑否字之誤否字自爲一句說文丶部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丶否聲公曰否者深怪其語故先唾而不受耳

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

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

樾謹按孫刻本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彼爲破其實非也彼黃布者言彼其所捐之布乃黃布也若作破字則破黃布三字文不成義矣烝棗上亦當有彼字蒙上而省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樾謹按此下各本均闕孫刻本據太平御覽增而王氏讀書雜志謂雜取諸書補入不足爲據因詳錄元刻又以羣書治要及御覽人事部所引補之而較孫

刻爲備矣惟此文實見於說苑君道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非其全者王氏不錄說苑何也故備錄于左補王氏徵引所未及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諸子平議卷七

諸子平議卷八

德清俞樾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一章

樾謹按常與尚古通史記衞綰傳敘尚盛漢書尚作常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尚作常並其證也尚者上也言道可道不足爲上道名可名不足爲上名卽上德不德之旨也河上公以上篇爲道經下篇爲德經道經首云道可道非尚道德經首云上德不德其旨一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樾謹按易州唐景龍二年所刻道德經碑與今本異者數百事此文作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無兩以字當從之司馬溫公王荊公並於無字有字絕句亦當從之常字依上文讀作尙言尙無者欲觀其微也尙有者欲觀其歸也下云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正承有無二義而言若以無欲有欲連讀

旣有欲矣豈得謂之玄乎

萬物作焉而不辭 二章

樾謹按不辭當就聖人說不當就萬物說方與生而

不有爲而不恃一律河上公注謂不辭謝而逆上非

也不辭猶不言即上文所謂行不言之教者唐傅奕

本作萬物作而不爲始畢氏沅謂辭始同聲以此致

異奕義爲長然三十四章云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

與此章文義相近恐未可舍古本而從傅本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四章

樾謹按說文皿部盅器虛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盅

訓虛與盈正相對作沖者叚字也河上公訓沖爲中

失之第四十五章大盈若沖沖亦當作盅又按或不

盈唐景龍碑作久不盈久而不盈所以爲盅殊勝今

本河上公注曰或常也訓或爲常古無此義疑河上
本正作久也

解其紛

棫譔按釋文河上公本紛作芬然芬字無義此句亦
見五十六章河上公於此注云紛結恨也當念道無
爲以解釋於彼注云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爲以解
釋之注義大略相同則河上本芬字當讀爲忿若以
本字讀之則注中結恨之義不可解此章紛結恨也
俗刻又譌爲結根而義益晦賴此文兩見注又相同
尙可訂正耳王弼本五十六章作解其分注云除爭

原也則亦讀爲忿矣顧歡本正作忿乃其本字芬紛竝叚字耳

谷神不死六章

樾謹按釋文河上本谷作浴云浴養也然浴字實無養義河上本浴字當讀爲穀詩小弁篇蓼莪篇四月篇竝云民莫不穀毛傳竝云穀養也穀亦通作谷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詩正義引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生亦養也王弼所據本作谷者穀之叚字河上古本作浴者谷之異文王弼不達古文叚借之義而有中央無之說斯魏晉之淸談非老氏之本旨

抱一能無離乎十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無乎字唐景龍碑亦無乎字然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則古本固有乎字又按能如嬰兒句河上公及王弼本均無如字於文義未足惟傅奕有如字與古本合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

樾謹按唐景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為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其義並勝當從之愛民治國

能無爲即孔子無爲而治之旨明白四達能無知即知白守黑之義也王弼本誤倒之河上公本兩句丛作無知則詞複矣天門開闔能無雌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諸句而誤王弼注云言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是王弼本正作能爲雌也河上公注云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是亦不作無雌故知無字乃傳寫之誤當據景龍本訂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十二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云爽亡也王弼注云爽差失也然未得爽字之義呂氏春秋尊師篇曰且天生人也而

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以口爽與耳聾目盲並舉正與老子此章同列子仲尼篇曰目將眇者先睹秋豪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然則爽者口病之名故莊子天地篇云五味濁口使口厲爽淮南子精神篇云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疑古語然也新序雜事篇引呂子爽作喑可知口爽猶口喑正與聾盲一律矣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 十三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何謂寵辱辱爲下注曰辱爲下賤疑兩本均有奪誤當云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河上公作注時上句末奪亦必有注當與辱爲下賤對文成義傳寫者失上句遂幷注失之陳景元李道純本均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可據以訂諸本之誤

古之善爲士者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謂得道之君也則善爲士者當作善爲上者故以得道之君釋之上與士形似而誤耳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樾謹按蔽乃敝之叚字唐景龍碑作弊亦敝之叚字永樂大典正作敝不新成三字景龍碑作復成二字然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故能弊而不新成則古本如此但今本無而字於文義似未足耳

如春登臺 二十章

樾謹按如春登臺與十五章若冬涉川一律河上公本作如登春臺非是然其注曰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是亦未嘗以春臺連文其

所據本亦必作春登臺今傳寫誤倒耳文選閒居賦
注引此已誤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樾謹按似當讀爲以古以似通用易明夷彖傳文王
以之釋文曰以荀向本作似詩旄丘篇必有以也儀
禮特牲饋食禮篇注引作必有似也並其證也而我
獨頑以鄙六字爲句頑以鄙猶言頑而鄙也故傅弼
本作我獨頑且鄙可證河上公於頑字絕句之非王
注曰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疑王本亦與
傅本同矣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二十一章

樾謹按惚兮恍兮二句當在恍兮惚兮二句之下蓋承上惟恍惟惚之文故先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與上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四句爲韵下文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乃始變韵也王弼注曰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注文當是全舉經文而奪其中有物四字然據此可知王氏所見本經文猶未倒也

以閱衆甫

樾謹按甫與父通衆甫者衆父也四十二章我將以爲敎父河上公注曰父始也而此注亦曰甫始也然則衆甫卽衆父矣二十一章曰有名萬物之毋二十五章曰可以爲天下毋衆父者猶云萬物母天下母也莊子天地篇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二十三章

樾謹按下道者二字衍文也本作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其下德者失者蒙上從事之文而省猶云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同於

矣也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可證古本不疊道者二字王弼注曰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緜緜若存而物得其眞於道同體故曰同於道是王氏所據本正作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然以河上公注觀之則二字之衍久矣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二十四章

樾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是河上本作在道王弼注曰其唯於道而論之若郤至之行盛饌之餘也則當作其於道也方與注合今弼本作在道河上本作於道由傳寫互

誤兩失其眞矣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二十六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輕則失臣注云王者輕淫則失其臣竊謂兩本均誤永樂大典作輕則失根當從之蓋此章首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終之曰輕則失根重則失君言不重則無根不靜則無君也王弼所據作失本者本與根一義耳而弼不曉其義以失本爲喪身則曲爲之說矣至河上公作失臣殆因下句失君之文而臆改耳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二十八章

樾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聖人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是其本作聖人用之至王弼注曰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則當作聖人因之方與注合今作用者後人據河上本改之耳

或挫或隳

樾謹按挫河上本作載注曰載安也隳危也是載與隳相對爲文與上句或强或羸一律而王弼本乃作挫則與隳不分二義矣疑挫乃在字之誤在篆文作𡉈故誤爲挫也或在或隳即或載或隳載從𢦏聲在從才聲而𢦏亦從才聲州輔碑𢦏貫不濡是也其聲

既同故得通用矣

以道佐人主者　三十章

樾謹按唐景龍碑作以道作人主者乃古本也河上公注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則河上公本亦是作字若曰以道佐人主則是人臣以道輔佐其主何言人主以道自輔佐乎因作佐二字相似又涉注文輔佐字而誤耳王弼所據本已爲佐字故注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强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後人以王本改河上公本而河上注義晦矣

善有果而已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善者果而已當從之王注曰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是其所據本亦作善者故以善用師者釋之今作善有以形近而誤

不敢以取強

樾謹按敢字衍文河上公注曰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注中不以二字卽本經文其果敢字乃釋上文果字之義非此文有果字也今作不敢以取強卽涉河上注而衍王注曰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亦不以二字連文可證經文敢字之衍唐景龍碑正作不

以取强當據以訂正

果而勿强

樾謹按傅奕本作是果而勿强當從之上文云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又云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皆言其果不言其强故總之曰是果而不强正與上文果而已不以取强相應讀者誤謂此句與果而勿矜諸句一律遂妄刪是字耳唐景龍碑亦有是字當據增

道常無名　三十二章

樾謹按常與尚通說見首章道尚無名者言以無名

爲貴也河上注王注竝非三十七章道常無爲義同

知止可以不殆

樾謹按唐景龍碑無可以二字是也王注曰知止所以不殆也蓋加所以字以足句而寫者誤入正文故今河上公本作知之所以不殆此作可以者又所以之誤矣

衣養萬物而不爲主三十四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愛養此作衣養者古字通也蓋衣字古音與隱同故白虎通衣裳篇曰衣者隱也以聲爲訓也而愛古音亦與隱同故詩烝民篇毛傳訓

愛爲隱孝經疏引劉炫曰愛者隱惜而結於内不宣訓惜而必訓隱惜者亦以聲爲訓也兩字之音本同故愛養可爲衣養傅奕本作衣被則由後人不通古音不達古義率臆妄改耳

是以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三十八章

樾謹按無爲與無以爲似無所區別下文云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夫無爲與爲之其義迥異而同言無以爲其不可通明矣韓非子解老篇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蓋古本老子如此今作無以爲者涉下上仁句而誤耳傅奕本正作不

下士聞道大笑之四十一章

樾謹按王氏念孫漢書雜志曰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本皆作大而笑之今按王說是也下士聞道大而笑之與上文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兩句相對傳奕本作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下士聞道而大笑之蓋誤移兩而字於句首然下句之有而字則尚可藉以考見也而勤行之是勤而行之之誤然則而大笑之是大而笑之之誤可以隅反矣

建德若偷　四十一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王弼注曰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然偷偷匹之訓於古無徵義亦難曉豈王氏所據本偷或作倫邪以韵求之固不然矣河上公蓋讀偷為揄說文手部揄引也故解為若可偷引又因其義未足加使空虛三字以足成之非經旨矣今按建當讀為健釋名釋言語曰健建也能有所建為也是建健音同而義亦得通健德若偷言剛健之德反若偷惰也正與上句廣德若不足一律

禍莫大於不知足　四十六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此句之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據韓非子解老篇則此句當有惟韓子作禍莫大於可欲誤也其上文曰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則本是罪字明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　四十八章

樾謹按常乃當字之誤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疑河上原注作治天下當以無事後人因經文譌作常因於注文增入常字耳

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四十九章

樾謹按爲天下渾其心下河上公本有百姓皆注其耳目七字王弼本當亦有之故注云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是可證其有此句也注有各用聰明四字在爲天下渾其心句下正解百姓皆注其耳目之說而經文奪此句當據河上公本補之

入軍不被甲兵 五十章

樾謹按被河上公本作避據韓非子解老篇云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則甲兵以在已者言自當以作被爲長

兵無所容其刃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兵無所容其刃言兵無所用其刃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容與庸通庸爲用故容亦用也

塞其兌五十二章

樾謹按兌當讀爲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閲來風閲從兌聲閲可叚作穴兌亦可叚作穴也

塞其穴正與閉其門文義一律

是謂盜夸五十三章

樾謹按夸字無義韓非子解老篇作盜竽其解曰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蓋古本如此當從之

蜂蠆虺蛇不螫 五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毒蟲不螫注云蜂蠆蛇虺不螫是此六字乃河上公注也王弼本亦當作毒蟲不螫後人誤以河上注羼入之

猛獸不據

樾謹按據當作䖀說文豕部䖀鬬相丮不解也从豕虍豕虎之鬬不相捨一曰虎兩足舉然則於猛獸言不䖀兕與於毒蟲言不螫同今作據者叚字耳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五十五章

樾謹按全字之義未詳王注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說殊未安河上公本全作峻而其注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是以陰字釋峻字玉篇肉部朘赤子陰也峻即朘也疑王氏所據本作全者乃侌字之誤侌者陰之本字蓋陰陽字古作侌昜其從阜者陽則山南水

北陰則山北水南並以地言非其侌昜之本義也老子古本盡從古文作侌而隸書或作侌武榮祠堂畫象陰字左旁作侌是也侌字闕壞止存上半則與金字相似因誤爲全矣是故作侌者老子之原文作全者侌之誤字作陰者其別本也王氏據誤本作注不能訂正遂使老子原文不可復見惜之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樾謹按此下本有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二句後人因已見於五十二章而删去之耳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是古本有此二句之明證
且用其光復歸其明正見物不可終壯之意故下文
曰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今脫此二句則與
下文之意不屬矣文子下德篇曰知和曰常知常曰
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元同用其光復歸其
明亦有下二句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五十七章
樾謹按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二章曰吾何以知
衆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

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爲章末結句是其例矣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爲一章今誤合之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五十九章

樾謹按困學紀聞卷十引此文兩服字皆作復且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並云不遠而復又曰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爲復今按韓非子解老篇曰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然則古本自是服字王說非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六十一章

樾謹按古以字與而字通周易同人象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昭十一年左傳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孟子告子篇曰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並以而互用是其義同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猶曰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兩

句文義無別疑有奪誤當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葢即承上文而申言之一句作以一句作而以而互用正與前所引諸文一律因下文有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句兩大國字適相連屬古人遇重文每省不書止於字下作二畫識之此文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古本兩大國字不重書止作大二國二後人傳寫奪之因以大國字屬下句而以或下而取四字爲句并上句小國字亦刪去之使兩句一律而其誼不可曉矣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六十二章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人閒篇引此文竝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是今本脫下美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樾謹按唐景龍碑及傅奕本竝作求以得正與有罪以免相對成文當從之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九字爲句乃設爲問辭以曉人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言人能修道則所求者可以得有罪者可以免也不曰字邪字相應猶言豈不以此邪謙不敢質言也

亦云故爲天下貴則自問還自答也河上公本不曰誤作不日因曲爲之說曰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失其義矣

報怨以德六十三章

樾謹按論語子路篇以德報怨朱文公集注曰或人所稱今見老氏書然老氏之意實不如此第三十六章云將欲翕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疆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第四十二章云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此云報怨以德其旨一也下文言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夫圖難於易善於圖難者也爲大於細

善於爲大者也㛮則報怨以德正深於報怨矣第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老子之說大抵如此朱文公引以證論語或人所稱失老子本旨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六十七章

樾謹按韓子解老篇作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事器異文或相傳之本異或彼涉上文事無不事句而誤皆不可知至故能下有爲字則當從之葢成器二字相連爲文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杜注曰成國大國昭五年傳皆成縣也成縣亦謂大縣然則成器者大器也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

可爲也爾雅釋詁神重也神器爲重器成器爲大器
二者竝以天下言質言之則止是不敢爲天下先故
能爲天下長耳乃上言天下而下變文言成器古人
自有此例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
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顏淵所附本是
夫子因上句言夫子故下句變文言驥尾顧氏炎武
謂是同避叚借之法是也自宋以來儒者不以修辭
爲事莫窺斯祕矣

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八章

樾謹按此文王弼無注河上公以是謂配天四字爲

句注云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三字爲句注云
是乃古之極要道也然此章每句有韵前四句以武
怒與下爲韵後三句以德力極爲韵若以是謂配天
爲句則不韵矣疑古字衍文也是謂配天之極六字
爲句與上文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一
力其衍古字者古卽天也周書周祝篇曰天爲古尙
書堯典篇曰若稽古帝堯鄭注曰古天也是古與天
同義此經配天之極佗本或有作配古之極者後人
傳寫誤合之耳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六十九章

樾謹按哀字無義疑襄字之誤史記梁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哀王立據竹書紀年無哀王顧氏日知錄謂哀襄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又按秦哀公陳哀公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作襄公是二字之相混久矣襄者讓之叚字周官保氏職鄭注襄尺釋文曰襄音讓本作讓是古襄讓通用上文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吾不敢進寸而退尺即所謂讓也故曰抗兵相加讓者勝矣亦即七十三章不爭而善勝之意因叚襄爲讓又誤襄爲哀故學者失其解耳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一章

樾謹按上文已言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又言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則文複矣韓非子喻老篇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當從之葢上言病病故不病此言不病故無病兩意相承不病者不以爲病也韓非所謂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是也無病則莫之能病矣此越王所以霸武王所以王也

常有司殺者殺第七十四章

樾謹按常當作尙與第一章非常道非常名諸常字同尙者上也上有司殺者謂天也河上公注曰司殺

旨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是正作上字解

木强則兵 七十六章

樾謹按木强則兵於義難通河上公本作木强則共更無義矣老子原文本作木强則折因折字闕壞止存右旁之斤又涉上句兵强則不勝而誤爲兵耳共字則又兵字之誤也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强則滅木强則折卽此章之文可據以訂正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七十七章

樾謹按賢下當有乎字其不欲見賢乎文義方足乎者語之餘古人多不箸於文字而使讀者自得之尙

書西伯戡黎篇我生不有命在天據史記則句末亦有乎字而經文無有卽其例矣

無德司徹

樾謹按古字徹與轍通二十七章善行無轍迹釋文作徹引梁注曰徹應車邊今作彳者古字少也然則此文徹字亦與彼同矣有德司契無德司轍言有德之君但執左契合符信而已無德之君則皇皇然司察其轍迹也河上公解善行無轍迹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此卽可說無德司徹之義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八十章

樾謹按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宣秉傳注曰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然則什伯之器猶言什物矣其兼言伯者古軍法以百人爲伯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是其證也什伯皆士卒部曲之名禮記祭義篇曰軍旅什伍彼言什伍此言什伯所稱有大小而無異義徐鍇說文繫傳於人部伯下引老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伯共用器謂兵革之屬得其解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兩

句一律下文云雖有舟轝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舟轝句蒙重死不遠徙而言甲兵句蒙什伯之器不用而言文義甚明河上公本什伯下誤衍人字遂以使有什伯四字爲句失之矣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第八十一章

樾謹按此當作信者不美美者不信與下文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文法一律河上公於信者不美注云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是可證古本正作信者不美無言字也於美言不信注云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疑

此注爲後人增益其原文云美者孳蕐詞不信者

飾僞多空虛也自經文誤作美言不信後人因改注

文美者爲滋美之言者不詞甚矣

諸子平議卷八